

包书皮

□屈梦媛

又是一年开学季，记得儿时开学前最具仪式感的事就自己动手给新书包书皮了。

开学前一天到学校报到，老师发下新书，照例叮嘱我们几句便放学了。我背着沉甸甸的书包回家，脚步却像小鸟一样轻快，心中充满了对包书皮的期待。

回到家中，拿出早已准备好的旧挂历，那是春节时换下来的，挂历纸又光滑又结实，做包书皮，一学期都不会破，我每次都要留好了等开学包新书。

取出所有新书摆在桌面上，音乐、美术这样的大书，要用到一整张挂历纸，数学、语文用半张就好了。裁好所有的纸，有图案的一面朝上，拿起一本书放在中央，对折后按着书脊的形状用指甲刻出两条印子，上下长出来的部分用剪刀剪掉，然后照样依次在书的每道边的位置刻出印子，折进去。封面的外侧两端上下翻出折出一个三角，这样不用胶水粘，书皮和书就贴得很紧了，又不容易磨损。

记得刚上小学时，是爸爸给我包书皮，我在旁边看。后来，在爸爸的指导下我尝试自己动手，虽然一开始也是笨手笨脚，但熟能生巧，不久就可以自己把书皮包得整齐又漂亮了。一一包好后，一本本雪白的崭新的书就整整齐齐列在桌面上，等着爸爸回家来给我写上科目和班级姓名。爸爸的字很漂亮，而且他总会在书的封面下方写上一两句激励我学习的名言警句，比如“鸟欲高飞先振翅，人求上进先读书。”“书犹药也，善读之可以医愚。”我每次上课把书摆在桌面上时，引来同桌羡慕的目光，都会觉得很骄傲。

捧着新书，轻声朗诵着新课文，心中充满了对新学期、新知识的期待。新书散发的油墨气息让我觉得很安心，后来看到别人用“书香”来形容这种气味，深觉有理。虽然书页中那一种气味，与花香、茶香不同，但我觉得那是一种知识所散发的深刻而隽永的馨香。而那油墨馨香配上雪白漂亮的书皮，还有爸爸书写的鼓励的语句是我至今最甜蜜的回忆。

上中学后，校门口的文具店里会卖一种漂亮的包书纸，印着素雅的图案，代替了挂历纸。虽然纸不同了，但不变的依然是开学前包书皮的仪式感。每次开学前，与好友在文具店挑选喜欢的包书纸，回家一起包书皮，这个习惯一直持续到了大学毕业。至今参加工作已十余年，我买到新书的第一件事仍然是包书皮并在封面写上书名和姓名。

可惜的是，现在的学生多数已经不会用纸包书了，因为文具店里多得是成品塑料书皮，各种尺寸都有，买回来往书上一套，一粘即可。虽然方便了许多，但是总觉得少了些自己动手的仪式感，少了份对知识的敬畏、对开学的期待。

开学后给母亲打个电话

□马健

我是个出生于农村家庭的孩子。由于父亲长年在外工作，我和姐姐是母亲一手带大的，所以对母亲有说不出的依赖。从小学到高中，我一直都没有远离过家，后来考上大学，忽然脱离母亲的“怀抱”，显得很不自在。我对母亲的思念和依赖从没有减少过，只得通过电话来叙述心中的思念之情。

记得刚上大学报到，我就迫不及待地跑到公共电话亭。当时由于学校的公共电话较少，而打电话的学生比较多，于是大家自觉地排起长队。当时我排在第五位，可是总觉得前面打电话的同学打得太慢，心里有些着急起来。轮到我的时候，我迫不及待地按了一串号码，竟然打错了。真正拨通了家里的电话，刚响了一声，那边就已经接通了。当我在电话中听到母亲那熟悉而亲切的声音，告诉我为了等这个电话，她竟然守着电话机一天，哪里也没有去。我眼睛一下子模糊了，喉咙哽咽，竟然一句话也没有说出来。倒是母亲在电话中一再叮嘱我：“不要过于想家，在学校里好好学习，给家人争光！”我拼命地点头。从那一刻开始，我牢记母亲的嘱咐，化思念之情为学习动力，在学校里取得了优异的成绩。

之后，在学校里，只要有空，我就打电话给母亲，只要想说什么，就立刻告诉她。母亲似乎和我也说不完的话，每次的“唠叨”都让我觉得特别亲切。而更多的时候，我总是习惯开学后给母亲打一个电话，让她知道我平安到校，免得她牵肠挂肚。

有一年开学，在路上为了帮助一个迷路的小女孩找妈妈，耽搁了回校的时间。等我啃了一块面包，躺在床上休息的时候，猛地想起还没有给母亲打电话。于是立刻起身，跑到了公共电话亭。当我哆哆嗦嗦地拨通家里的电话，我还没有说话，母亲就在那边叫了：“娃儿，是你吗？”我“嗯”了一声，母亲就带着哭腔问道：“你去了哪里的啊，怎么那么久没打电话给我。”我连忙把自己遇到的事情告诉她，母亲才告诉我，由于我没有给她打电话，她担心我出事，竟然让父亲从外地跑过来看我。我立刻自责起来，满眼的泪水忍不住往外直流。

经过几年的不懈努力，我以优异的成绩从高校毕业。十几年的工作中，我仍然不忘母亲在电话中的嘱托，不忘家里人的企盼，把全身心投入到工作，并取得了很好的成就。如今条件好了，我可以经常给母亲打电话，有时候一天一个，就算没什么可说的，只要听到她的声音，我的心就会很踏实，工作起来更有拼劲。

又是一年开学时，想起了那时开学后打给母亲的电话，不断激发了我的斗志，催我前进！

假期余额不足

□张绍琴

放假时，儿子自己制订了一个计划。我每天早上上班，不愿花时间检查他的执行情况，只是习惯性地问一句，今天按照计划执行了吗？

儿子兴致高时回三个字：“执行的。”不耐烦时语气加重，多一个字：“执行的啊！”情绪不高时就一个字：“嗯。”声音低沉，不仔细听还以为他没有回答。也难怪孩子了，一个人在家。不像我们小时候，漫山遍野都是我们的天地，跑进跑出都是一群小伙伴，甚至一草一木一山一石一鱼一虾都是我们的朋友。

年代不同，假期的时长却是相同的。儿子白天独自呆在家里玩耍和学习，晚上我下班回家，他便习惯性地伸手要手机玩游戏，我则利用难得的闲暇时间学习充电。这样相安无事的假期一天天过去了，很快进入余额不足阶段。

这天下班回家，儿子照例向我伸手要手机。一身疲惫的我心情烦躁，忍不住发火，直接进入责备模式，“马上开学了，应该收心了。整天这样玩游戏能玩出一个好的未来吗？”

儿子看我带着冰霜的脸色，听到我抬高音量的责备话语，如同作用力与反作用力，火气“腾”

地一下上来，声音跟着提高，“我就晚上玩一会儿，怎么了‘整天’了？我又不是没有学习。开学又不能玩了，我就要抓紧时间玩。”大有余额不足，刷爆信用卡的架势。

“快开学了不是你疯狂玩耍的理由。‘上天欲其灭亡，必先令其疯狂。’收心，好好学习才是王道……”“砰！”儿子趁我不备，“抢”过手机，进入卧室，重重地关上门，把我的说教用力挡在门外。

我愣了一下，进入自己的房间。不得不承认，儿子反应激烈是我有错在先。我的怒容，我的语气，显然都不是好好沟通解决问题的有效方式，我说的“整天玩游戏”当然也是不符合事实的。

情绪是一切问题的根源。先解决情绪再解决问题。我既没有调整好自己的情绪，也忽略了玩了一个假期的儿子的“开学综合征”情绪，结果必然造成沟通的失败。

捋清思路的我平静下来。接下来的几天我无论多么烦躁，在和儿子说话之前我都先调整好自己的情绪，交流时做到和颜悦色。不再一看到他

玩耍便不停絮叨：“该收心了”“别玩了，要开学了”……像唐僧给孙悟空念“紧箍咒”一样，我说得口干舌燥，却没有丝毫效果，导致自己心情不好，还引起儿子的反感。

由于处理好了我自己的情绪，在对待儿子玩手机的事情上，我也不再急于求成，试图“一刀切”，而是多了一分宽容和理解，采取折中方案，和儿子协商，减少玩游戏的时间。

另外，我还和儿子分享我每天的学习成果和快乐，比如文章发表，收到稿费，得到领导同事的认可，甚至陌生朋友的点赞等。然后总结一句，之所以有这些收获，我每天都在学习，从不间断。越努力，越幸运，你认可吗？

在儿子按下“嗯”的确认后，我便继续投入到我的学习中。儿子不再我一打开房门就伸手要手机了，也不再像往日那样晚睡晚起了。他的情绪变得平和，吃饭时和我主动谈论新学期的老师和同学。

开学在即，假期余额不足，当我调整好自己的情绪问题，儿子的收心也显示了成效，他调整好身心，做好了开学的准备。

“百家”衣锦上大学

□李秀芹

弟弟是恢复高考后，村里第一个考上大学的人。开学前几天，母亲想去集市扯几尺布，找村里手艺最好的裁缝孙婶给弟弟做一身新衣服。可此事却遭到父亲的反对。父亲反对的原因，一是家里不富裕，二是父亲一辈子低调，不喜欢张扬。

父亲不赞同，母亲只好打消给弟弟做新衣服的念头，将弟弟平时穿的衣服浆洗干净，让弟弟开学那天穿。

弟弟去大学报到前一天，父亲就和胡同里的耿大爷说好了，次日上午让耿大爷赶着马车将弟弟和随身行李送到汽车站。

第二天一早，耿大爷套好马车，来帮弟弟搬行李，看到弟弟穿的都是旧衣服，就数落起母亲，说孩子去省城读书，穿得太露了，让人家瞧不起。

父亲不愿听这话，说：“学校是学习的地方，学习好了，自然被尊重，学习不好，打扮成花蝴蝶也没用。”

耿大爷脾气倔强，他用旱烟袋敲着桌子，说：“不是让人瞧不起咱娃，是瞧不起咱这地方，地方穷了，家里条件肯定也不行。”

耿大爷这么一说，父亲也不愿跟他争执，毕竟他是一番好意，再说还得用他的马车。父亲沉默不语，耿大爷转身回家，出来时，手里多了一件白衬衣。

这件白衬衣是耿大爷儿子为相亲买的，衣服买了，女方那头又不愿见面了。衣服放了一年，如今儿子胖了，穿不上，送给弟弟穿，免得浪费。

弟弟不好意思收，耿大爷暴脾气上来，一把薅过弟弟的后脖领子，一副不换衣服别想动弹的架势。

弟弟瞥眼看父亲，父亲无可奈何，只能说：“耿大爷一番好意，你就收下吧。”

耿大爷的大嗓门惊动了四邻，大家纷纷出来看咋回事，知道事情真相后，孙婶对母亲说：“衬衣是新的，裤子太旧，不配套。我家还有条新做的裤子，是给外村一位小青年做的，一直没来取，八成是不要了。我看你家的穿正合适。”

母亲感到为难，看着父亲，让父亲拿主意，父亲以为孙婶想强卖给我们家，街坊邻居的，也不好拒绝，便让母亲回家拿钱给孙婶。

送娃上学记

□王玉初

“我长大了，要去上小学了，可以学到很多知识和本领。”我带儿子去小学报名。他对新的学校很期待，表现出了强烈的好奇心。

儿子的热情，让我看到了一个幼小的生命对新生事物的无比好奇与憧憬，甚喜！

作为一个二孩的父亲，已到中年，不再像十年前送女儿上小学时那般懵懂。而今，我多么希望，儿子的求学之路，一直保持着热情，心中充满阳光；多么希望，学校的教育不要过早地消耗掉孩子们对知识的渴望与新鲜感。我还希望，儿子有个好的运气，能分到一个好的班级，遇到好的老师和同学。老师要教给孩子们书本上的知识，还要教会孩子们遵守纪律，懂得互相尊重等做人的道理。只是，在这个教育的过程中，不要过于严苛，也不要过早地用分数来评判一个孩子的全部。在小学，儿子将遇到完全不同于幼儿园的老师，但愿小小男子汉能早些适应。

作为一位家长，我一直在教孩子要尊重老

师，并尽可能多地陪伴与鼓励孩子。尽管如此，我内心依然惶恐——在小县城，我的孩子会不会重新走上“小镇做题家”的老路呢？曾经，我靠着做题，离开了乡村，来到了小县城工作生活。二十余年过去了，今天的孩子，若无特殊天赋的加持，他们好像依然无法跳出这个命运的轮回。

回想起十年前，我送女儿上小学。她背着书包，扎个马尾辫，穿着一件棕红色的外套，自信而阳光地走进了她的学校。那个时候，还没有用“卷”字来形容孩子们的努力与辛苦。我甚至不知道有“小镇做题家”这个说法。当时，我和妻子并没有给女儿定下太高的目标，任由她在小学自由生长。

在与其他家长的交流中，我们总是说：“孩子在家长的身边，是家长的福气。那一天，她考上大学，离开家了，家长将要承受怎样的孤独与失落”。孩子终究是要长大的，父母必将承受那一切。

我对女儿的散养与低期望值，让她给了我很多的惊喜。女儿的小学成绩，一直名列全校前列。进入初中，女儿给了自己压力，因此我不再为她的升学而有丝毫的担忧。这令我十分欣慰。

文化课学习之余，我和妻子像大多数家长一样，想培养女儿的综合素质，以便将来有个特长。于是，从小学开始，我给她报了钢琴和舞蹈

培训班。为此，我们付出了很多的努力。遗憾的是，在没有文艺细胞的加持下，女儿对那两项才艺始终不感兴趣。最后，为了对抗弹琴，她甚至故意拖延写作业的时间。那些努力，终归是放弃了。

进入初中，在升高中的压力之下，女儿明显比我们承受得多。她有过情绪崩溃，有过自我怀疑，好在最后她都扛了下来，并以优异的成绩顺利地进入了高中。

高中已不是义务教育，学生将很快迎来高考。接下来的分班，和一次又一次的考试，好像让女儿重新走上了我曾经走的老路——成了“小镇做题家”。

我多么希望女儿多一些选择。但目前，能给她最大的机会，依然是高考。还有两年，女儿就要高考了。还有十二年，儿子也要高考。“双减”之后，小城的孩子该如何去努力？我不由地想起鲁迅提出的一个问题——“今天，我们该如何做父亲？”这个大问题，天下的父亲都在作答，答案虽有不同，但有着同样的苦闷与彷徨。

儿子已进入小学，希望在他未来的求学之路上，不要失掉童年的纯真和青春的快乐。这是一位父亲的责任，也是家庭的责任，同样还是学校和社会的责任。

